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馮省槐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九

宋　彭百川　撰

宣仁保祐哲宗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夏四月丁丑資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先是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閤當以公著爲師傅至是公著侍經筵癸未司馬光上疏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

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言畧云臣歴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不可私易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為臣進迂濶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為識天下之本原也六月丙子起知陳州韓維赴闕遂留經筵癸未吕公著入見上奏切思人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于大治用是竭愚誠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賛

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伏望陛下留神垂察如言有可採乞置御座朝夕顧省庶聖德少助萬一癸未龍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秘書監傅堯俞兼侍講先是御史劉摯言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質夙成之善又上有太皇太后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備矣然方春秋鼎盛之時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

正士是接則觀講進讀輔道之官可不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則未試語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請罷兼職以允公議仍望於内外兩制以上官内别選經術有行義忠信孝弟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佃卞皆罷因彦若堯俞有是命詔今月十三日開講筵進讀寶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留一員宿直初講及更旬宰相執政並赴乙亥初御邇英閣詔三省樞密院

侍讀修注官講讀錫宴于資善堂賚銀帛有差元祐元年正月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有二宮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仍使人持去答而遣之又幸汾隂日見一羊自擲于道左右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惨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雖小善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却敵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外人皆

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虫螻蟻輒違而過之且

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

姓則天下幸甚二月甲寅龍圖閣待制兼侍讀趙彦若

為兵部侍郎兼侍讀宰相司馬光言令討論經史上自

伏羲下至周威烈王略舉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

録伏望看詳送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

讀祖宗寶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庚午呂公著言

伏覩今月十五日以邇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講

筵是日上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各一篇臣
次日於延和殿簾前謝蒙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
别無行為惟留心典籍天下幸甚伏思陛下睿哲之性
出於天縱而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
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
人格言為君要道願陛下念茲在茲以廣聖德臣職在
輔導無能裨補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
一百段進呈惟取明白切治道者庶便省覽或游意筆

墨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畢太后宣諭公著所進尚書論語要義百篇令日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不同也公著以同列者言此聖人經訓有補于治日宜親閱

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仍旬一錄申三省先是侍讀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依唐史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則以備聖覽故有是詔

三年二月己丑司諫豐稷爲國子司業楊王顥荆王頵嘗令成都走馬承受官者造錦地衣稷白御史胡宗愈言之愈狐疑未決稷即獨劾御史趙屼與稷同進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屼汗流給事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徙他官五月侍講范祖禹言陛下即位四年幸賴太后至仁盛德母臨天下垂拱無爲治内晏然當今之務學問爲急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又云凡人進學莫不貴於年少之時陛

下聖質日長龍德日進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専也臣切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天下幸甚

四年十二月左諫議劉安世上章言禁中求乳母事云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親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先是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侍經筵于今累年陛下天縱先知聖德純茂對臣下日日如一未甞稍有差失此天眷皇家保生民社稷宗廟無疆之休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為

子孫萬世之基傳太宗至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四十三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始十年登寶位當此時人心凛凛憂危萬端陛下幸賴太后保佑扶濟艱難斥逐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懽呼年來中外晏然北慕西陲無不順從皆太皇太后之德

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切惟陛下所以報之惟在進德愛身而已進德則為萬世太平之主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憂今羣臣萬民之心情正望朝廷如天聖已來惟望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鈌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切謂陛下保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可不愛惜聖體哉陛下好德則賢人動心欲助陛下之德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賢人進則治小人

進則亂人君所好一身損益實係天下治亂不可不慎陛下於此將何擇焉伏望察臣之心精專一意勉强學問日新德業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思禮聽思誠服用思儉養民思仁使人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思此而强學不已以道德為麗仁義為美豈聲色可移哉惟抑情欲愛聖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又上太皇太后曰陛下憂勤必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

人之身一人之心天下之本也天下安危係于一人之身安則天下俱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一心心正而天下正欲治天下必先安心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急務久遠之計也嘗觀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食必與俱最為有法伏望陛下與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損聖德無益聖體宜戒飭保傅令一以章獻為法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疏皆留中他日呂大防奏事將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謂曰劉安世有文字言禁

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渠不知此非官家所要乃先
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閣内
寢處老身又常究治果無可說與安世言令休入文字大
防對曰諫官例不與宰相見太后曰然則將如何止安
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現修實錄臣間日過
實錄院必見祖禹劉安世與之同省臣當以聖旨令祖
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論列后宮進御
事并令大防諭旨及祖禹得大防所諭聖旨即過安世

此係德之汚隆安世以諫名官安敢緘默大防侍經筵

上所親信又豈得不言祖禹曰固嘗言之安世曰宰相

所傳聖旨盡具奏知萬一有爲紿悔其可追乎安世遂

奏云若陛下實未嘗爲臣之所言猶不廢職陛下萬一

有之則臣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顧亦可

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淸心御欲臣不勝惓惓愛

君之至范祖禹奏緣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

已有聖旨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諭乃知臣等所聞

外議盡是虛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然臣言進德愛身宜常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遠慮亦願勿忌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也其後章惇為相上謂惇曰元祐太皇太后道宮嬪在朕左右者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去十人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方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京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

根二人遂得罪幾死五年春范百禄兼侍講詒講讀官令後每過經筵退留講官各一員於邇英奏對正月蕭嘗奏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以此知天子之尊而能成聖德必由明德乎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正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進讀勸講之臣使從容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藴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詢考聖心曉然日新一日可底大

成願加意勿忘又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聖年已十五齒亦長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不可不學也願陛下當三春布德之前正先王授政之始面勉皇帝開經莚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宫中選茂俊之人誘掖誦說擇謹厚之人輔視興寢服勤道義為聰明睿智之助疏遠紛華為康寧壽考之資習久乃成自然至于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内聖神之望不貽宸衷逸豫之

憂養成靜治為太平之賢主焉二月壬寅邇英閣講畢
無逸篇詔詳錄所講義以進令後具講義次日别進是
月范祖禹對邇英閣劉子言伏見仁宗皇帝慶歴初七
月出御製觀文鑒二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
御崇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二
圖皆常賜臣僚禁中必有本陛下永日觀書之暇閒覽
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之迹知祖宗創業之難有所勸
戒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給事中兼侍講范

祖禹上帝學八篇且言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賢人之德莫大於學在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至九五飛龍在天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之德莫盛于此由學以致之九二九三皆曰利見大人蓋非學不能為

大人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效也楊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始於伏羲至於成王易詩所常稱者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由以道德仁義之治天下人主好學故也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守成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

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愛惜寶玩尤恐其傷缺况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臣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於四岳孔子稱舜之大知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人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于八虞諮於二號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以能

成其聖也武王訪於箕子成王問於尹佚四聖維之衆賢翼之是以為天下之聖君子能守成無失豈有他哉强于學而已今所錄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惟陛下憲道三皇稽德五帝軌儀三代法象祖宗集羣賢之所行體乾道之不息則四海格于泰和萬年其永昌矣元祐六年八月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閒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嘗覯書不廢也上問王巖叟從

誰學對曰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其人經明行修後隨仕四方無常師有一善則師之上云如此則得師多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開居北門始識之遂薦辟學官文辟幕府又隨之居相三年具奚乃去臣知琦為詳琦亦知臣頗厚教臣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殆左右無所避中間惟誠意而已臣佩以終身上稱歎久之

七年三月甲寅王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

他事則專久而不倦則勤如此天下幸甚四月已卯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曰臣伏見王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天下第一其名亞于司馬光但忌嫉者多此在陛下主張用之耳趙彦若父師民以經行純懿久侍仁宗書筵彦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事可諒非有大過不可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讀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讀官有闕

之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別具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仁宗時賈昌朝魯公亮皆知制誥兼講制令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呂希哲乃呂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令已五十四歲希哲是臣妻兄久不敢薦令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乞陛下詢大臣叅攷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識熟知之甚久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

附執政臣又乞外任故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選用呉師仁自布衣以仁義稱於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名為學官衆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三薦師仁乞采衆論又言臣讀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行五者天下所以為仁也臣願陛下留意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羣生之望讀劄子畢又言臣觀仁宗行事每示人好

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懐之仁宗曰蘧伯玉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之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之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人君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如此之類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此條此辛亥六月三月

辛酉梁燾辭尚書左丞願于舊臣耆德疎遠之地圖任

老成揀拔雋良庶使輔任得人朝廷增重章累入上遣中使趣拜燾曲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要卿等輔佐燾曰臣不才謬當寵任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壬申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寶訓癸酉兵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蘇軾侍讀八年正月丁亥上御邇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畢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

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講畢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待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德之法寬仁之法至于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致太平者陛下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矣上甚然之學士范祖禹言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都

城之人瞻望玉色懽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福也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取法惟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結天下陛下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治也遂悉集仁宗聖政百七十事編録成書名仁宗訓典凡六卷上之學士趙彦直為翰林侍讀學士巳下係七年十一月

癸巳 三月癸卯翰林學士范祖禹為翰林正學士祖禹力辭不許又力辭兼侍講學士曰臣伏見仁宗之初孫奭

為侍講學士凡七年乃兼龍圖閣學士馮京避親除侍
讀學士後為翰林學士不兼侍讀神宗初司馬光吕公
著以翰林學士兼侍讀初不兼學士之職臣叔祖鎮每
入翰林治平中以侍讀學士知陳州神宗召還復為翰
林學士亦止兼侍讀不帶學士臣去歲蒙除禁職聖恩
許避親嫌改授侍讀學士今復蒙申前命遂兼舊職是
臣因避嫌不朞年得兩學士在臣之分夫豈敢安朝廷
如不許臣辭免新又以臣久在經筵仍兼職即先依舊

例止兼侍講不帶學士則於職事無改而不違典故乃詔以翰林學士兼侍讀五月癸未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彦若范祖禹顧臨上言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臣等欲取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藥放朝叅呂大防等入問太皇太后聖體前此大防等奏每日進呈文字頗煩乞自今細事毋煩省覽宣諭太后今日脈息平和延福宫奏章已得吉兆九月癸卯學士兼侍講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

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成在廷聞者莫不摧隕今將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仰耳而聽拭目而視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嗚呼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在陛下加意非難致也願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無難然陛下所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

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養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如太皇太后之于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病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歡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毫髪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絶魏王病既歿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

退羣臣必隨天下之望不以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豈有他哉凡為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當其勞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進仁宗既親萬幾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絶内外肅然盖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

陛下如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聖性寛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朼朼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朼離間之言不可

不察也當陛下嗣位太皇太后輔政之際臣民上書者
萬數皆言政令不便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欲陛下
同改之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法者有罪當逐陛
下欲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
萬民天下所讐疾衆庶同欲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
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天下不安耳惟陛下心察是非
斥遠佞人深拒邪説敢有邪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
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入

其語不正其罪恐奸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
小有不至則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於陛下有虧必大
失天下人心夫小人非為朝廷亦非為先帝皆為其身
計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
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地故當預防之
但此等既悞先帝今又悞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
壞耶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
有纎芥流于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矣初蘇

軾與祖禹約日上章論列軾章已成見祖禹章歎畢曰
軾願附名止於臣字下加等字久備勸講又云久備講
讀其餘無所增損又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
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後數日祖禹又
言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
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
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抑畏儆飭一言一動如祖宗

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
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危先帝早棄天下陛上嗣位幸先
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
新法行祖宗舊政故天下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
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事可敕燕
蓟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外國之情如此則
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勞苦以為陛下立
太平之基九年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持循成康之隆

不難致也願陛下靜守毫髮無所改為詔左右大臣勤心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于朝諮諏善道察納讜言邪正是非萬事皆了於聖心矣今陛下親萬幾小人必欲有所揺動而懷利者亦皆觀望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堅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可移聖政不可移也金石可變聖心不可變也使讒佞者不得進説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日勝一日

歲勝一歲矣

宣仁議立哲宗皇后

元祐五年五月皇太后宣諭宰臣皇帝春秋甚高將来納后儀式可講尋討論以聞六年四月辛亥三省樞密院同奏事太皇太后宣諭曰為選皇后已百十家極難得可者今得狄諮家似可大防曰好門戶太后曰有二事女庶出嫡出嫡悍如須評薄此事不容錯也王巖叟謂劉摯曰禮須夫婦所生大防曰不得已無可奈何巖

叟曰國家之盛舉豈宜作不得已事後二日大防等進
通禮問名篇巖叟曰陛下疑之極是摯曰禮須别外祖
巖叟曰今禮經既先言夫婦所生方字三代既序外祖
陛下試觀此是何義意太皇太后曰如此未免别選巖
叟又曰此事重要令天下人無可指議乃善大防又曰
不知更選定幾家己宣示太皇太后曰只為勸婚難道
必早十全及明年太皇太后問狄諮家事大防猶欲成
巖叟力言不可乃止十一月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

疏太皇太后曰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等官同共詳議臣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令陛下宜知者四不可不謹臣謹稽上古參後世為悉數而詔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臣幸備勸講其職所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宫正位之后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七月乙丑呂大防等言納后

儀注昨兩制禮官集議各具所見皆有典據今日恐難盡行臣等尋以叅酌進定進入太皇太后曰前議已曾省覽其間有可行不可行者盖取其可不必拘泥古昔大防曰臣以聖諭欲望明示可否然長秋久未建立中外極不遑安不審的中已有定議否外間謂在京臣僚皆取索家狀惟高向二族未取大防曰爲國家計自當付之公議況自古選后多出勲戚之間漢之陰鄧是也而當時不以爲嫌望降聖旨下二家依例供進太皇太

后曰若是神宗無所不可今若自謟誠亦非便大防等曰今禮物悉備惟太皇太后脫畧小嫌特留聖旨使大婚早定下慰四海之望八月己丑三省進呈納后六禮儀制太皇太后曰卿等所從已是得中可行大防曰國家大體俗禮難可盡依小有拘忌似可除去太皇太后曰此非小事今若滅裂異時致議論即悔不及昨卿等言取索家狀自家未有相當者高家女少合得相又云選后當以賢德為先不在資質固知如此亦似不思大

凡人間女子養於閨閤賢與不賢人安得知選擇之際
惟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亦係人之福力仁宗皇帝選
妃光獻且入宮中便是當時亦不預知其賢德後來母
儀婦道輔佐功烈超絕古今雖聖賢異禀亦由仁宗福
德招之豈人力也英宗幼爲潁王納妃揀選迨八十餘
家最後是太后入見英宗一見便許以今日事勢言之
豈不由皇太后福德所致大防等曰惟聖意選擇早有
定議太皇太后曰固夙夜在懷三省樞密院言議到納

后六禮詔從之初議以都亭驛為皇后行第給事中范
祖禹言都亭遼使館舍今納母后而先居譯使之館非
所以觀示四方正始之道也乞以內尚書省為行第從
之祖禹又言請皇后臨軒發册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内
並服衣冕以重大婚之禮不從執政奉事延和語及立
后事太皇太后曰又選十餘家皆不可名大防曰若門
閥不可踰有容色亦難取王巖叟曰須勲徳之家乃可
服天下心太皇太后家有其家有其人正協天下望不

須小以嬿為辭太后曰只為不堪高家亦安有此福大防請名都知押班由閤子中問當許之少頃見馮宗道梁惟簡於内東門令奏高公紀女年命已除付是日執政會崇政殿門宗道惟簡來傳聖意云本朝未有一家二后嬿於大盛又恐人物不當上意却難成對大防具言之太皇太后因云不堪又密勘得所系甚重于是高氏之門遂塞大防又言諸王家或有人聞蜀國長主之女前疾今已無他太皇太后曰未也又曰王詵不佳大

防曰詵固不佳要是長主發出耳十二月　七年三月禮部言據太常寺修撰到納后儀詔依夏四月巳未内出制書立故馬軍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之女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冊命學士梁燾言臣今月六日當制參承太皇太后手詔立皇后朝廷慶事天下幸覩臣敢為兩宮之賀因得以獻所當言者四事朝廷下吉講求迎后典禮甚備誠一代盛事所當次第施行不宜少損使天下明知國家敬重大婚之禮垂法萬世一也陛下

爲皇帝得賢助當多進正人輔聖於外正人多則政事純一朝廷安靜姧邪自消可終無憂者二也合有推恩之人宜出聖意恩德上歸三也今大慶事人心所共忻宜有恩霈以慰羣情四也四者皆今日急務可濟中外歡心簡而易行望留宸念四月壬巖叟進中宮懿範戊戌上御文徳殿發冊及命使奉迎皇后已亥百官表賀於東上閤門壬子翰林學士梁燾言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選正宮中已

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上下協應雖政機之
煩久勞同聽同斷人主不可過時此今日甚盛之舉也
願賜處分以彰至聖如臣言為然望面出手詔付大臣
施行紹聖三年八月上以孟后失德賜號玉清妙静仙
師法名沖真居瑤華宫章惇初成是獄獄成上諭輔臣
曰今日之事誠出于不得已惻怛見於顔色惇等奏曰
廢大后事也不敢復有開陳願少寛聖心其後上悔悟
嘗曰章惇壊我名節元符末皇太后復位號推上遺志

而行之也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九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

宋 彭百川 撰

哲宗委任臺諫

元豐八年冬十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衆所共憤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無預密院而惇不循所守越職肆言乃敢如此況陛下所除數人皆是

天下公議從來願得以為御史諫官之人惇為大臣既不能薦賢助國見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乞行顯黜以嚴臣職以重主威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之際殊不盡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扶邪冐寵章數上其言甚切初蔡確與章惇邢恕共謀誣罔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懷不平及確為山陵使縝乃于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東朝與外朝備知之確先罷縝少留意緣發確等姦狀故

東朝以為忠爾據伯溫辨誣十一月丙午步軍都虞候劉昌祚知渭州御史劉摯言臣切聞宗祖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畧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制出入戰守惟所指揮國家承平百二十餘年内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切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可淺測如昌祚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囑付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内外文武從官嘗守邊者使為大帥則祖宗

之法常存不廢尋詔管軍嘗多闕額員劉昌祚已差知渭州宜令別取旨差官如已降告即行繳納御史王巖叟言保甲之害民見保甲門劉摯言蹇輔及其子序辰以監事奉使創增賣額江西湖南之民陷罪破產宜各令補外侍御史王巖叟再言章惇過惡請以大不恭論乞付有司治惇罪十二月丙寅侍御史劉摯言宰臣蔡確驕慢臣曾具彈奏自後不聞施行伏望聖慈以天下為意毋或容養奸惡早發睿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以安中

外壬申侍御史劉摯等言臣近見蔡確既為山陵使回合依故事堅請去位不當貪權固寵不恤公議傲然安處無廉恥之節敗陛下風俗壞陛下典章在臣職分或為朝廷爭之陛下亦須體究孤臣孜孜不已攻擊權臣亦有何益凡人之情莫不樂安惡危好榮惡辱然臣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誠為國家也伏望陛下出臣前後章疏付三省施行早罷確政柄使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以沮公議不容奸臣敗風俗壞典章扶持天下名節

以勵事君則臣等雖死無恨除中書舍人王震為給事中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震特以阿諛附會驟至清近前歳持命西邊所至貪猥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侍御史劉摯言近在具狀論蔡確違勅廢禮驕慢不恭無大臣進退之節乞賜聖斷罷其職位未蒙施行確回自山陵即使門下人揚言于衆曰確有定策功嗣皇之所倚賴不可一日去上左右恭惟皇帝陛下乃先帝正嗣祖宗之所

傳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眷命而四海所以歸戴也確等奉承詔命而已何策之定哉昨覃恩受官學士草制于確詞中並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乃誇衆以自名貪冒欺罔謂今天下必待已而後安輕視朝廷無辭遜去國之意罪莫大焉伏望罷確職任以安中外貼黄畧確與惇素相親善今因結朋黨欲消磨善人之氣沮抑聖政中外謂確與惇不罷善良難存天下終不被仁厚之澤十二月丙午左正言

朱光庭奏左僕射蔡確樞密院章惇右僕射韓縝宜去門下侍郎司馬光侍御史范純仁侍讀韓維皆公忠正直並宜置左右臣願聖慈深察臣言將出宸斷退三奸于外以清百辟進三賢于內以賛萬幾則朝綱不紊聖化得行太平之風自兹始矣戊寅侍御史劉摯又言欺罔先帝無所不至今猶在府堂親近陛下莫不共以為憂又引仁宗聽韓琦一言而去王隨陳堯佐石中立韓億四執政為法云今日罷三人不難在陛下一言而已

乞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二月辛未左正言朱光庭奏略云司馬光之賢已爲陛下信任范純仁韓維令進在經筵是三臣之賢有志于臯夔周召事業願陛下進三人以代蔡確章惇韓縝之任甲戌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具狀彈奏宰相蔡確樞密院章惇乞行罷免至今未聞可否指揮其畧云天下懷私爲利者託此三人爲魁主天下抱守忠義者皆畏三人不敢自効令陛下能發剛斷罷確惇則善人安小人化凡天下奉承詔令更張政

事者莫不專志盡力無復疑畏朝廷萬世之福利在此一舉左正言朱光庭奏乞施行所言蔡確等三人奸邪章疏監察御史王巖叟二請乞早賜指揮降臣前後論奏三奸臣章疏付外施行甲申蔡確言已再具表辭位准旨令臣管勾門下省臣見候辭罷欲望差權官管勾詔差尚書左丞呂公著御史中丞劉摯言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意有論功之言貪天功欺天下望重行竄逐以正典憲左諫議大夫孫覺言蔡確韓縝非

以德進確以治獄士大夫咸以為寃縝以分畫邊界無故割地遺寇邊人怨之切骨伏乞陛下以災異之故罷免二人別選有德有言衆所畏服者使稱其大位又奏蔡確已遷出東位宜早賜罷免如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重望有過人之才忠于社稷有死無二者代之以肅正羣臣異同之論乞罷一蔡確上以安朝廷下以安生民而慰忠臣義士之望臣不勝憤懣憂國愛君之至

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劉摯言職役免役利害王巖叟

左正言朱光庭奏疏臣伏見自冬涉春時雪未降倘歲一不稔則民將何賴當睿明在御務責任于輔臣若不别白忠邪何以召迎和氣切以確之不恭悖之不忠縝之不恥行事已著明豈可尚容居位以累聖政臣雖曾兩具論奏至今未見施行伏望陛下上觀天意下察人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然天人叶應善祥來格豐年之應固未為晚王巖叟言新法害民見宣仁門庚戌劉摯又四上章言蔡確十罪當罷其職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

召和氣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辛亥朱光庭言方今聖政日新自當風雨時若所未然者葢由忠邪未分此天意有以悟陛下也儻照見姦邪早行睿斷則和氣致祥固未為晚若蔡確不忠而私章惇不忠而邪韓縝不恥而冒寵是皆不足當大任臣以異常論之願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王巖叟又言蔡確章惇姦邪願早依前䟽所乞施行上答天意下慰人心劉摯又言乞罷確與惇別選德望以司馬光范純仁守正之言置之左右成

就陛下善政戊午孫覺言臣切見兩漢大災異罷免宰相者以其責在燮理之地乞依兩漢故事罷免蔡確韓縝以警百官二月左正言朱光庭奏略云臣嘗論姦邪則蔡確章惇韓縝為之先論忠賢則司馬光范純仁為之先去姦邪任忠賢唯先者為急願陛下早賜睿斷去姦任賢以助天意以召和氣丙寅御史劉摯又云確惇矜功肆惡而陛下恐傷前日受遺之小恩而容之便為他日國家之大患伏望聖慈降臣前後疏章付三省早

奮剛斷罷三人以幸天下丁卯王巖叟又奏確悖佞人之傑天下之人見其論下以彈壓四海奸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惟裁酌早賜施行閏二月己丑朔右司諫蘇轍言臣頃論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蒙施行其畧云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未聞孝弟可稱將取其才未聞功業可紀將取其學未聞經術可師徒以媚悦上下堅固寵位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爲先帝分

誘下慰天下之望朱光庭又上言臣累具章疏退三奸進三賢今日蔡確請去是天下欲去一奸臣矣願陛下因其自請去之勿疑外有奸臣章惇尚安厥位亦願陛下早行屏去王巖叟入對極言蔡確陰邪巧佞又論確弟碩奸贓庚寅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政執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右諫議大夫孫覺兼侍講為給事中覺言切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覃恩深厚

所不敢當然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今日逐之久矣今蒙恩除給事于臣之私極為榮幸然臣前後論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何日今在可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陛下言之它日去職恐嫌已成恐如翟思黃降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收還給事新命使臣且供諫職他日縝去位後别有差遣且不敢辭後十二日詔覺復為諫議大夫覺又言司馬光韓縝同相所謂氷炭同器伏

望罷縝相位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代之丙申王巖叟上疏欲黜降章惇以满人心以荅天意以完陛下清明之政甲辰御史中丞劉摯言户部尚書曾布奸欲乞罷之别移一職以允公議蘇轍又上章乞罷韓縝早正典刑以謝天下朱光庭王覿又上章言韓縝章惇張璪去之不可不速庚戌曾布為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從劉摯言也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屢具奏彈知樞密院章惇乞行罷黜未蒙施行謹按惇佻薄險悍無士人之行

其不遜無禮非獨施之同列至簾陛之前強愎慢肆舉止偃蹇專以沮壞善政更無臣子事君之節此士論人情所憤嫉疑惑而不服也又言陛下裁保甲之法悖常議不為是近者改正差役悖又肆横議賴陛下深燭利害主張法意不為邪異所動然議説紛紛阻害讀于聰明者亦已多矣伏望出臣章付外速賜睿斷罷惇使外補以全聖政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蔡京知成德軍先是司馬光主差役而京用五日限盡改畿縣免役之法

又私煆斷獄為右司諫蘓轍監察御史孫升所論不報
又論之其後斷隆獄具特罰銅三十斤此據丁未録閏二月
辛丑詔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有臣僚言輕薄無
行好為俳諧倡語近者再于簾前同輔臣議政動多輕
悖全無恭上之禮宜觧機務守本官知汝州先是上即
位宣仁太后臨朝用司馬光吕公著更改弊事惇與蔡
確俱在位窺伺得失惇猶以為詭侮困光御史中丞劉
摯左司諫王巖叟司諫蘓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

覿累章疏其罪惡請黜之未報已而悖復與光于簾前
爭辯役法至曰一日難以奉陪㬇劒太后怒于是摯等
益交疏論之遂有是貶此係丁未録出乙卯同知樞密院事安
燾知樞密院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為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先是上以安燾舊人乃自同知遷知院而以純
仁補同知之闕命既下而給事中王巖叟封還之以燾
不當遷御史劉摯諫議大夫孫覺司諫蘇轍亦言之俱
不聽命再下而給舍又封還遂不送門下書讀由是合

臺連章爭之葢若西省亦抗章同上又不聽劉摯極言之純仁亦累章固辭于是安燾告更不降出純仁告乃送門下省書讀丁未壬申詔安燾堅辭樞密院事特依所請依舊同知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純仁告未經給事書讀見在閣門可勾取别出録黄告身遍經門下省官施行夏四月戊子朔己丑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為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頴昌府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不出内批縝

自以為不材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于制詞中說此意矜功要名指確惇也初縝與蔡確並相而孫覺蘓轍劉摯朱光庭王覿累章請罷之確既罷去上以司馬光為左僕射覺等以為賢不肖不當存國體縝雖不叶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覺等奏曰陛下恩禮大臣雖盛德之事臣等身有言責言茍不效義不可止但恐自此章疏紛紜煩瀆聖聽于縝愈為不便爾已而縝亦揚言于

人以為過寒食當求罷政尋又曰當日神宗小祥既而劉摯等交章攻之益急遂有是命此據丁未録　乙未詔李憲特降節度觀察留後一官提舉明道宮王中正特降遥郡團練刺史兩官提舉太極觀並本處居住石得一降為藏庫使管勾崇福宮宋用臣降為皇城使差遣如故係名臣奏議　先是中丞劉摯言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機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照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于清明朝廷分别邪正斥逺奸佞

鋤去強梗妙慮神斷優游閒暇不出于喜怒不見于言色而天下善惡以辨是非以正何其盛歟然此時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嘗為究之葢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惡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于使奸惡幸而免令論其大者前日之三四臣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倖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何恤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

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出界徘徊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翺翔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九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猶當保全師旅歸報于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亾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畧不自責請罪而先帝以天下之量無所譴訶又使賜存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閒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于熈河

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威福柄令持于其手官吏廢置用捨出于其口監司帥臣而下事憲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使如奴隷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内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之外生靈膏血漁斂百端傾之于憲如委諸壑出没吞吐鬼神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惡盈貫不失于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

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取使盛朝之政幾甚于弊唐阡陌間架榻地之事傷害國體不恤謗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悦事無不諧動晝密旨故擅作威福侵陵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毒害至今棼然莫理然亦不失享禄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有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機之密與夫人奸惡之隱慝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

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碁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正之心以為是詔獄成之則有功反則有罪故箠訊慘毒備至無求不得無問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于是上下人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俱得一發之令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不以告于

上諫官御史懼不敢論其非幸而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奸不然其禍患豈止若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投之四裔孔子為魯政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誅而以遺陛下陛下以舜之事自任令聞歲刑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未諭也伏乞陛下以臣章附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殛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劾以聞王巖叟言伏覩察使知潞州張誠一前為樞密院都承旨有盜發父

墓誠一以脩墓為名謁告自往因于壙中取其父所繫黑犀排方帶以歸易襯而自腰之與同刦父墓何異族人無不欲朝廷正其罪者方畏誠一怙寵弄權威福在口不敢發耳又生母死歲月已深無故不塟尚委之城北寺中非時未可舉貪嗜榮利不肯輟數日之暇耳及六月朱光庭又言誠一邪險詔責誠一授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許于本處居住龍圖閣學士新知江寧府李定既仕宦之久避其持服明知其母仇氏乃不認及人

言乃歸過其父左右反復巧為疑詞欺心背親遂若平生無毋者熈寧中知制誥與陳官御史交章論奏有司考覈迹狀甚明天下無不憎惡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獨為主張令按誠一與定大逆不孝天理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共棄而各以崇階貴秩曲領大藩為千里之長其何以順天理明人倫正朝廷之治厚四方之風伏乞睿明並行放棄勿齒于朝以為天下萬世不孝之戒巖叟論誠一及定前後凡三奏殿中侍御史吕陶中丞劉

孳等相繼皆有章乞明正二人典刑乃詔開封府及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根究誠一詣實事狀及淮南提刑根究定不持服端的因由仍就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五月己亥右司諫蘇轍言伏見前叅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愎傲誕其于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示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皆出其手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

豚狗瑣抄札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笞天下紙筆翔貴小民煩苦甚于苗役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于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在延安變軍制雜用番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信其讒背情亂政至今為患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交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馴致不豫實由釁隙一生至今為梗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膠固為一更相汲引

以欺朝廷及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仇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安石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齊年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奸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安石京皆生于辛酉故謂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于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無事已一一收

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攻適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况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君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謀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令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者之論奏奸邪至于鄧綰李定之徒細微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葢其凶悍猜忌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不惮死亾獻此愚

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六月癸巳劉摯言呂惠卿五罪畧云惠卿知其為奸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也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慮也臣位執法職在糾奸伏請以臣章付外議下惠卿罪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為奸雄之戒甲午左司諫王巖叟言呂惠卿立心悖逆輕易朝廷故違詔書兩次擅興兵入西界致西人五月以千五百騎犯邊供奉官王

英戰死惠卿為國生事搆怨速禍陛下今釋不治他日
邊臣有引惠卿為辭擅興兵以逞志陛下何以責之此
不可不思也伏望陛下奮獨斷之威正大奸之罪以令
四方右司諫蘇轍言吕惠卿賦性凶邪奸惡山積自熙
寧以來所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于惠卿之
手至于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蠧國之事皆發其
端至今多日未見施行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伏望
檢臣前奏付外施行右正言王覿言惠卿妄興師旅違

聖孝之情廢格赦敕無人臣之禮墮祖宗謹始之意開
畀日邊鄙之患僥倖功賞内致疑于兵民外失信于西
北虧損國體蠹傷聖政乞早行誅竄以為天下後世不
忠之戒六月藴轍言呂和卿惠卿之弟章惇薦之首為
簿法害民之多手實之法過于蹇周輔吳君厚権塩鉄
等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實失邦憲伏乞朝廷重行
黜責詔和卿權知台州劉摰言中書侍郎張璪天姿傾
邪不知忠義立朝行已阿諛柔佞朋附憸人無自立之

節其始進以邪說奉王安石其稍退以奸謀附呂惠卿其後隨王珪諂蔡確黨章惇數人性雖不同而𮎰能探情變節在左右隨合各得其歡心臣曾兩次上殿論奏伏望速賜睿斷以清仕路以副公論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崔台符附會安石過失詔知潞州資正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以諫官蘇轍等言其奸惡及太原府日遣登寶位赦出兵西界丙午左司諫王岩叟右

正言朱光庭右司諫蘇轍左正言王覿等奏言呂惠卿罪惡奏乞投之四裔辛亥呂惠卿責授建武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從諫官四人之所奏也内批付三省呂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劾不已難居善地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始惠卿責授光禄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范百禄草制詞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懼弗克勝而法弊不可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法爲厲階右僕射呂公著手簡諭百禄云

恐彰先帝之失宜删去之百祿如公著論但以人言孔
多為詵及中書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
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吕惠
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
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
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
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帝求賢若
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然孔子

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譎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
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復教戒惡心不悛
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
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
幾半天下奸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
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
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
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止為疑賊之具

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稽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六月甲寅下寛黨與之詔先是元豐中鄧綰黨附安石神宗覺之謂綰賦性奸回自御史中丞斥去上即位復知鄧州又徙揚州御史林旦論綰奸邪請廢之時范純仁知樞密院謂既經于先朝令又罪之錄人之過太深無以安反側羣臣咸為宜御史以為不可即日劉摯王巖叟上疏諫上獨聽純仁語出内手詔頒下監察御史上官均言下詔寛黨與非是是日揚

汲落寶文閣待制知黄州崔台符降一官知相州王孝先降一官知濮州先是汲等相維為大理卿持法刻深獄成其意至是為御史論均奏畧云邪虐不斥無以戒暴吏侍從不清無以正紀綱刑獄非其人無以安善良願陛下特行罷黜以合公論于是三人同貶司諫王岩叟又言張璪奸邪又四奏張頡邪佞右正言王覿言臣切見今日差除監司多不叶公議又言中書侍郎張璪面柔而心狠言甘而行險乞罷其執政癸酉新除中書

舍人林希為集賢殿脩撰知蘄州先是有旨以希為中書舍人御史劉摯王岩叟劾希黨附張璪不可使為中書屬官具奏劉摯明日又言之孫升復連章論之遂有是命九月已卯中書侍郎張璪以資政學士知鄭州先是諫官御史如王覿孫升王岩叟蘇轍劉摯累章疏璪邪佞請出之上欲退之以禮章不肯下覿等論之不肯已初簾中宣諭岩叟等曰明堂大禮後璪必退至是明堂禮成璪亦引疾請外遂有是命十一月戊寅起居郎

蘇軾為起居舍人曾肇並為中書舍人王岩叟凡八上章言曾肇皆不聽因乞罷言責亦不聽亦以肇非才進也御史吕陶亦言肇之邪險十二月王岩叟入對再論曾肇事曰肇乃奸臣曾布之弟妄言鄭州可廢為縣朝廷遣肇復按可否肇心知非鄭之所樂歸而實凡之言誑上之聽輒以為可廢遂廢之由肇一言使一州受弊幾二十年肇真小人不可用乞落中書舍人令與外任

此係岩叟入對辭

元祐二年四月壬申朔戊申尚左僕射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初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屢請罷黜清臣清臣亦累表乞補外遂有是命五月壬子詔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同舉監察二人二人等奏臣先准勑舉御史遂薦承議郎張舜民居官有補被黜無名乞陛下特賜優容許歸言路已未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御史王岩叟司諫朱光庭王覿御史孫升韓川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累奏不報庚申詔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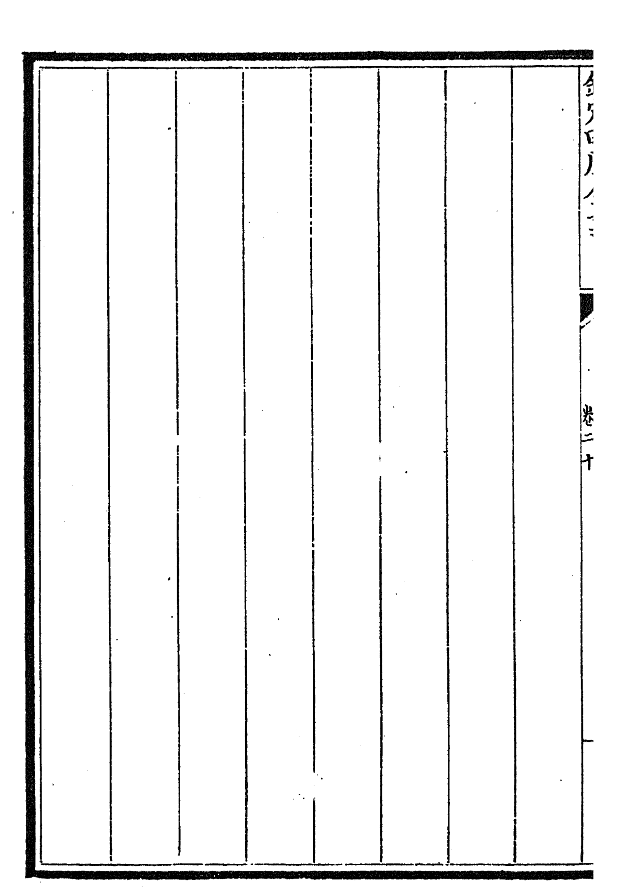
樞密院召臺諫官等至都堂聽詔梁燾同御史與宰相
下論久之明日面諭即退居待罪而孫升再劾給事中
張問不封駁張舜民罷職事燾責詰之問引咎而已于
是批旨付三省曰岩叟等久在言路宜稍遷擢燾于禁
中詬同列引朋附黨宜罷于是用公著言岩叟等皆優
遷升燾有是命左僕射呂公著先慮言者將激上意致
朝廷有罪直言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王岩
叟為起居舍人不拜乃除知齊州尚書左丞劉摯言十

五日吕公著送示内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十數人臣切料陛下必以舜民輕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議者欲慰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不體聖明優禮故老又一失也今又倏罷諫臺恐不止三失七月朝奉郎沈季長為少府少監諫議大夫孔文仲言季長本無學問技能止是王安石門楣鼓唱王氏經義聾瞽衆學今一旦召從外路副貳等監季長之黨布散如蟻一季長進則百季長相繼而來不可拒矣左司諫吕陶亦以為言詔

罷李長少府少監知秀州御史中丞胡宗愈言杜紘頗
辟刻深無學術進不由科第用法狥私乞罷其侍御史
執政力為紘辨而中旨令與覿更任宗愈又言紘謟附
絳乃出知相州臣寮上言切聞近有指揮建寧軍節度
副使建州居住吕惠卿許于泰州居住切聽朝論人心
洶洶不安惠卿操心貪險為性凶邪言論足以鼓扇羣小
險横足以脅持上下其執政之時凶人布列中外殘黨
尚未消息聞引置惠卿于江淮之間羣小莫不相慶無

惠卿凶殘忍詬貪冒無厭既得近地必須日夜呼召黨與力肆營求造作訛言謀害朝政凶人漸長其勢可憂欲望朝廷依舊且令建州居住指揮更不施行言者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孔文仲御史王珪司諫韓川也十一月監察御史趙挺之言朱光庭奉使河北而空累年之積又監察御史方蒙言朱光庭奉使一出而空河北措置之財且措置司物料其經營之勞多矣倘給散有方雖水旱凶荒可為累年之備一飢而散之殆盡乞行黜

降以允輿論詔朱光庭具悉以聞三年二月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為右正言司馬光既没太皇太后問吕公著以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吕公著以安世對遂擢闕



哲宗棄四寨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夏人復遣使詣闕陳慰繼又進助山陵其十二月乙丑其母薨復來告哀以馬駝進詔答之復進奉以謝當是時朝廷追原先帝本意息兵養民而外廷之議謂夏人衰弱不須過為姑息獨范純仁不然上書曰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

得賊中事宜漸却添屯兵馬必是敵情疑沮却欲别生邊患伏望以陜西生靈之故地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可罷兵俾西夏復見太平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在陛下一言賜爾嘗讀漢光武報臧宫馬武書良有深誡臣恐陛下欲聞謹録繳進惟聖心採擇詔書曰黄石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手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長樂身者亾舍近謀逺者勞無功舍逺謀近者逸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皇皇人不自保而遠事邊外得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庭強而屯田警備傳聞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大願苟非其時不如息兵時紀仁以侍講召而侍讀韓維門下侍郎司馬光亦俱勸上以棄地和戎為利維上奏曰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賊以問罪為名收其土地致夏人違失恭順外國之俗以不報仇怨為恥令國力漸復必來又取若奪去則先帝累師所得一旦失之為可恥若興師拒戰則邊隙復開兵連禍結未有已時切思兵不可不息者有三地當棄者有五

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居九重豈嘗習聞軍旅萬一寇兵犯邊者數至發兵調食應接不暇或以震上心勞聖慮此兵之可息一也自靈川之役永樂之敗關陜凋耗士氣未復今若興大役必有違命而散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内患又起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可息二也綿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沉謀重望之臣為統御忠義拳勇之將當戰鬬幹事宣力之臣促辦粮餽在朝恐未足充此又兵械皆捐棄之餘帑庾乏絶此兵

之可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因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死秉常復位恭順有禮若此時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虛此地可棄之一也朝廷自得熙河歲費緡錢五六百萬得蘭州又費百萬以上得多費廣拓地之利亦明矣此地可棄之二也議者以為蘭州近夏人巢穴最為形勝亦有要害可以增置城堡棄之非便若欲興師收復靈夏存文可也若無此意勞人廢財奉空虛之地則又添一熙河矣此地可棄

之三也遼夏二國婚姻唇齒萬一遼國貽書援先帝興師之意請所失地與之則恩歸于彼不與則彰先帝之過邊患復興此地可棄之四也人之所貴者禮義恩信也而其所賤者珠玉錦繡也今厚所貴以薄所賤則吾道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四夷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七年蘇軾知揚州六月癸丑朔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荒人民流移相屬令淮南始得一麥浙西未保收成應淮南東西兩浙諸路盤查逋負不問舊新

有無官本並特與權停一年内已有寛限者即依元降指揮軾之言也辛酉吕大防尚書左丞蘓頌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蘓轍守門下侍郎韓忠彦知樞密院范百禄守中書侍郎梁燾守尚書左丞鄭雍為尚書右丞劉奉世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梁燾辭新除太皇太后曰比來朝廷有何鈌政燾對今聖德日新天下安静如邊防河患内外講究須博詢通習事者校河害為之如邊事須問西人河事問河北人參酌又上言劉安世

范祖禹宜置諸左右使斷國事又言今邊事為急范甯
治邊有功宜先用之又言安燾一日議兩制差除執政
異同不決吕大防顧燾謂誰可燾曰相公久居朝廷收
養人才固多宜自有人惟不以愛憎牽于偏聽為朝廷
得人為已任此所望于公也大防曰苦乏才燾曰天下
何嘗乏才但好人不肯求進須在識别分明燾曰公生
明則識别自然明矣三省言檢會赦文應官吏軍民諸
色人諸般欠負官身在元豐八年三月六日大赦以前

五百貫以下並與除放五百貫以上奏裁差侍從官與
戶部同點檢催督限三年畢詔翰林學士顧臨御史中
丞李之純與戶部長貳依赦施行仍就本部置司詔環
州及諸鎮寨守禦居民人入保漢番人戶等第所借口
食內有曾經賊馬至處令經畧司並特蠲放具數以聞
梁燾言臣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設醮一座在京外
州軍自正旦日辦食設獄三日并支係省錢嘉與臣民
共增吉禱庶幾中外均被餘禧

元祐元年二月壬戌光奏曰神宗皇帝以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冦命河外諸將收其邊功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用為已功非國計也此數寨者孤僻單外難以應援田不足耕墾地不足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粮此衆人所共知也中國得之無利而敵中失之為害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討襲是以不肯棄捨一年前敵嘗專遣使者詣闕請臣其志止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乃降指揮前云

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扶幽辱非有意侵取
疆地後云止將已得些子邊土聊爾示罰豈可更有陳
乞還復之理此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彼既失望憤怨
懟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云令來賀正旦人使難議發
遣陛下斷明皆不遣使人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歲四
遣使者詣闕臣料敵意有三一者猶兾朝廷赦其罪戾
返其侵疆二者陽為恭順使中國休怠伺隙入寇三者
其國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因為商販昔衞貳于

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郤缺曰昔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懐非威非懐何以示徳遂歸戚田于衛今西人所為如此朝廷既不得拒絶其使又不能開納與之更始彼此則迎送館穀去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切意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故置之度外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烈于猛火割其疆埸屢請不還彼怨毒覬覦之心日夜不忘譬如虎狼垂頭熟寢

人見其不動狎而侮之以臣慮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天下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李繼遷倔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真宗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邊鄙安寧者四十年此乃祖宗成法令秉常罪不大于繼遷米脂等寨不多于寧夏陛下誠于踰年改元之際特詔推恩盡赦前罪令後貢獻賜予悉如舊章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等寨令延慶二

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原係夏國舊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留為後圖猶似有名至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畧司遂稱熈河蘭會敵嘗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為熈河岷蘭經畧司如此則西人忽被意外德音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况其人類豈得不臣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千萬僅得數寨今無故棄之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朱崖議曰朕日夜維思

議者之言羞畏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厄孰大焉遠棄之此帝王大度何恥之有萬一西人積怨逞凶投閒伺隙兵連禍結如向日繼遷元昊雖有米脂千餘寨何益乎何謂禁其私市西夏所産不過羊馬氊毯其國中用之不盡三面背夷羌鬻之不售惟中國茶綵百貨之所自來故其民如嬰兒望中國之哺之矣寶慶元年間元昊負恩僭亂中國未嘗蹈境破軍擒賊屠城有其社稷也首尾六

年元昊遣使因緣邊吏卑辭納欵頓首稱臣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思私市之利故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法禁踈濶邊民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又頻遣使商販中國雖不獲歲賜之物而公私無乏得以偃蹇自肆陛下誠能却其使者明敕邊吏嚴禁私市年歲之間公私困弊自謀將來禮必益恭然後責而赦之許通私市然邊民與西人交易日久習玩為常一旦禁之其事為難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全無

失也又奏曰臣于十二日上言乞下詔赦西人之罪還其侵地以安邊境至今執政議尚未决若行臣前策可以萬全後策有得有失豈可棄上策用下策舍萬全而就有失也今民困力窮府庫窘乏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以來不雨若萬一激怒西人一語不遜并臣前策亦不可行矣執政方謂西人微弱不以為虞固執先禁私市之議臣雖畫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之赦之為上策嚴其私市待其貧困來服赦之為下策所

絶私市非立法至嚴帥臣智勇未可易行不如前策萬無一失非前後反復静言庸違也伏望陛下早察二議從其長者既而純仁到京入對已即詔赴都堂議邊事退而奏疏曰臣昨日見罷便衆三省樞密院召赴都堂訪問邊事臣外任乍來不暇深慮隨問陳對問欲降詔即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為對問欲審察敵情措置事機則以專委使臣為對問棄地可否則以不可便與可換易蕃軍民生口為對縁臣不見先朝舉兵征討因依

及夏人後來乞和請地并荅詔阻絶本末加以臣志慮短淺茫無决論以副所問臣思國家安危所係并二三執政若所見不同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决令有愚見當密具啟陳難形于文字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特詔臣上殿賜以燕閒俾得敷陳一二少裨聖明上于是宣問李清臣清臣奏曰臣伏以夏國雖通問使未就職貢顧其深意實為欵兵之策覰我強弱謂朝廷有厭兵之諭則自棄新疆坐取全勝若依舊固守令秋物力稍全必

左右攻刼使接應倉惶縱不襲破營寨使我上下恐動自謀退保臣料外方計必出此昨蒙宣問執政奏議未及切惟邊境大事乃輔政之責而上貽聖憂愚臣深負愧惕切見吕大防范純仁皆在西寨令並在京師其人明審詳練衆所共稱欲望特降聖問付以筆札條具邊計及新立城寨可守可棄果决之策若夏國未服當如何措置向者如何守禦以所奏付三省樞密院與司馬光所言參决利害或選遣一人行視邊寨親與逐路守

帥定議聞奏庶不悞事如賜俞允乞先密降御批各付呂大防純仁候有所奏即賜覽詳酌施行其選遣一人行視就議別乞旨揮責得邊計審量丙子李清臣奏入上即降中使出手詔問純仁大防曰夏國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弔慰祭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又遣使入貢謝恩使人北來外示恭順稍可見也然西人狡猾未測其誠心何如爾如向所得邊地雖立建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

在念卿久任西寨深曉邊情宜罄嘉謨輔予憂勞可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拘以文純仁奏曰切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其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寨二百餘里不敢耕種上下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聖政曷新有不便民皆為蠲除詔令一下民間歡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于四夷邊上臣僚亦體朝廷之意不縱侵擾夏國以朝廷待之異于昔時所遣使人慰問以探朝廷之

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至于
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意為前來朝廷
拒之太峻卻慮啟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好愈難
令聞夏人又將到闕若選擇押伴臣便與推誠諭語因
時談美政及陛下好生惡殺舍已從人之德彼必有
對答則西夏之情可見若願和則可令作押伴臣意度
說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兩界若夏
國盡納朝廷卻將彼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

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量度應付彼若云前來請地乞貢只是梁氏之意宜在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梁氏之意宜朝廷不允令梁氏已死朝廷于國主必無所難彼若别無對答則乞委延州趙卨宣布此諭俟其背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猾俟彼將陷番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却將向得邊地及地寨内外有漢居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裡并勾聚前後彼到夏國生口在界上立定誓表預約日數

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舍有名于國勢無虧其向得
邊地雖建立山寨其間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餉之處
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恐致邊事難息若却換得陷番
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聖德超越古今
中國無窮利矣若趙卨論不肯換易及換後生詐計别
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絶之嚴禁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
為則我直彼曲我逸彼勞彼曲則神人共怒彼勞則雖
久不來庭于王道無損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或

有意度節次更委趙卨偹上不得落賊奸計臣倉卒畧具大槩仰荅聖問如蒙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在陛下擇而行之大防奏曰臣識暗才短無補治朝蒙訪機事敢傾愚陋詔書所訪謹條陳于下詔問夏人狡猾未測其誠心何如臣以為外國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譎詐惟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肆益甚待遇之不可不審臣觀今夏之情畧見矣羌人重于讎賫先帝舉大兵徑入靈武幾入其國而不能以數萬

之衆入塞為報永樂諸將僨謀敗事使此寇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益未為美寇之無能為一也自來開邊進築之始寇必力爭昨蘭州之城攘斥甚廣寇雖再至爭不能得去歲氷合不來城既益全敵望亦絶寇之無能為二也比聞秉常孱弱梁氏能用其衆令梁死而秉常存亾未可知也若秉常在則内難未已何暇外圖雖秉常在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者蓋欲覘望遷延不敢先發示弱臣聞寇使

旦夕入朝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問來使今主上嗣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廷藩臣何故獨不至以觀其意足探情偽臣向在永興軍日得米脂降羌具道秉常所為使其言可信必不能用其衆臣近館伴北使曾語及夏國遣使入貢北使却問作何人遣使以此觀之秉常存亡臣未可知也詔問向者得邊鄙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謂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益思之未

熟也詔旨以為弱國威真廟筭之遠慮然臣猶謂不止弱國威而已又有取侮于四夷之端焉況蘭州定西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祿秩元昊以來方盜據其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既得而棄之未見其可令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將會州一處更不收取改熙和蘭會路為熙州蘭州路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城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稍安敵情定議和之計矣議者謂城寨兵少則不足出戰多則無

力供饋臣謂綏蘭之地皆并寨每日增招民兵墾闢以足食則饋之費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闢曠土分守戰之策減供饋之費如以為可即乞下臣條斷利害且元昊既得甘凉遂窺隴蜀後緣唃氏洮蘭中強無以進取今青唐乖亂其勢漸分若又失洮蘭則他日隴蜀之患不可不為預防詔問邊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謂今日邊計惟擇將帥為先轉運為次其他設施皆可取辦問國初西患多在

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斌董遵誨以守二州租賦之入兵械之費一切聽其自為西人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之民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之租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守禦在于得人而已臣謂陜西五路宜擇威名忠厚之臣為之統帥其次為將佐又擇公正强明之臣為轉運使俾各擇才能以充佐使之屬官邊臣專事守計而戰救之兵畜于內部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為內郡之兵以援之視寇多寡淺深而必報之無使得志亦

不妄動生事守兵雖見利不許戰戰兵雖見利不得久在邊地如此則費省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純仁大防議旣不同朝廷愈惑惟司馬光力持和議奏曰臣先于二月中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侵疆且給歲賜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旣而執政所見各異沮難遷延屏棄不用臣聞今來西人已有闗報遣使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又不下詔開納萬一蓄積怨憤肆其悖心或一騎犯邊一語不遜是時

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即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令三省樞密院將臣所上文字進呈斷自聖心勿復有疑又具以進李清臣亦請頒其給賜與司馬光論合頃之西人果遣使以土疆為請至日有司馬光王岩叟蘇轍俱奏論以為不可不許既而敵使在邸而議猶未決范純仁書再上劉摯蘇轍亦奏請許之純仁奏曰臣見前日簾前文彦博等諸執政論疆界事宜時諸臣奏對已多臣有管見不敢久煩聖聽欲自

別日奏陳臣又病假在家未能如志切慮夏人在庭議論日多謹條列聞奏若以所得土地換易陷蕃生口如此便可罷兵息民此上策也蘭州定西城元是西蕃境土後來屬夏國已有景德中誓表更不虜掠西蕃彼雖堅意欲之我亦留之有名餘遣邊帥宛順商量我雖未可罷兵彼應未便猖獗此中策也若留寨門吳堡義合而止棄遠之可守二三城寨則朝廷與之不足示恩彼得之不足副欲如此兵必不鮮夷夏未安陛下仁政何

由復勝負安危之機邈未可料所得之地不及秦漢萬一乃妨陛下堯舜之政且有後憂此下策也惟擇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又奏曰臣前議以夏地換陷蕃人口猶慮狡情量遣三五十人以受賜地臣欲乞别許夏國每遣到漢人一名賜地之外更持絹十疋則彼人貪利必肯盡數交換不過捐中國縑帛而換數十人則陛下之德超絶古今感動華夷可為萬世之法摯奏曰議者之說臣嘗詢本末得其為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

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勢不得不棄因而後棄不如捐空城與之以示恩惠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息爭若虎狼無厭之求得地據險易擾近郡其能保不為患乎為守之議者曰預儲設備增募土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帝所得而以與人非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戍不得地兵不得解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終保守此地乎故議者非不曲盡事理至弭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雖好謀之人莫

敢任責切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決亦必以此臣獨謂用兵以終守其誠難保他棄地而使不為患臣雖老矣願保没齒不見邊患願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臣聞向得地在熈河為蘭州在鄜延為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五寨本夏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產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為必爭之地彼將以誓約為請固請而固不與彼將獸困而鬬借兵戎以逞怨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勝

臣猶以為非國之利況又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血戰以争尺寸無用之地是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終守其地臣所不敢保也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脩約而二寇稽首順命者數十百年矣外國好戰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恩利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令秉先帝討擊之威因其屈服曠然推恩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敕分棄前患復謹舊約彼雖桀黠睚眦之意既塞

其欲當無所發亦將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動衆犯順自魚肉其民伐彼之國寧獨利乎古之養虎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或可養況外國乎由此言之棄地息兵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御二邊者用此道也願採議者之言觀前日之勢而斷以此意大計既决其餘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然臣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令請地在彼予地在我是主待客逸待勞也為彼計則急我計則宜從容鎮以無事臣切議者皇皇視此地如金

湯惟恐不守不然如附贅懸疣惟速去是决異議紛起何其遽廹無大體也令使雖在邸且無遽許以地答以善辭遣之或先歲賜而微示以不愛地之意度其効順堅决再三然後歳月予之所謂許外國不一而足夫豈晩乎轍曰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數遣使而疆埸之事不言度其狡心益知朝廷厭兵故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深覺其意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若又不允來使徒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

聚境上許之則不爲恩不許則釁開無巳臣又聞昔取蘭州十五寨地本非先帝堅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内臣李憲畏不敢去遂取蘭州先帝始議横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遵聖畧遂兵取五寨二者由將不識上意邀功免罪先帝意則不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禁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旨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先帝奄棄萬國遂至于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

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徽意今不深究本末妄立守議苟不度民力不為國計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遲守則用兵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與地恐非得策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不朝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藏禍心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削其郡縣以為削之反不削亦反削則禍疾而

小不削則禍反遲而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近于仁柔景帝近于彊毅然而如文帝計禍發既遲可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削之勢雖有十濞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未及旋踵已至兵刃既接社稷之命决于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于事今欲棄之策與文帝同守之策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

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皇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兵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効命若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皆得其便當時執政類俱持議二三久無從一之論獨司馬光文彦博趙瞻持棄之議甚堅衆莫能奪遂定議盡歸永樂陷没之人即計口賞帛仍以葭蘆米脂等四寨給賜之邊使既去御史林旦尚爭棄地有十不可奏曰煕寧中种諤取綏德城議者

為不可舉朝上下不欲棄之獨韓琦在陜西堅持不可棄之説先帝從琦言城卒不棄至今士論嘉琦有守而服先帝善斷羌夷貪黠僥倖干請要須以議折之使語塞心沮然後有所畏不敢肆狂豈宜先自示弱而苟欲厭其心乎夫以天下之富而惴惴恐三二城寨臣切謂議者之私憂過計也古者敵國爭尺寸之地至竭帑藏戰而不悔此固不足為法然古今理亦可見且積年經營之功因一請而與之似亦大率易也今俗論往往以

貫捐之棄朱厓爲口實夫朱厓隔絶大海屢煩遠擊爲不便今西人所請乃在吳地非隔海也非勞攻取也謬以爲比不亦異乎第邊臣姑息苟安趣了目前之事幸無近憂不恤遠患又踈遠之人妄意朝廷都弛邊備以棄地爲說言入上悞聖聽反使黠羌得計邊民失所可不慮耶况守以困敵與以資敵損益利害明甚不可不察也今西使既還許地與否臣未與知但既待罪言路事無大小皆得論列今事關國體安敢隱默伏望聖慈與

決之際更賜審察但遴求邊帥精擇監司罷不急之官省無名之費選將練兵安熟戶闢田野嚴生事之戒懲倖功之賞何患二三城寨不能贍給庶觀望咸絕覬覦

奏入上不納是歲元祐二年也明年春夏人以秉常遺物來貢詔其子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冊曰皇帝若曰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貢此帝王所同國家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眷乃西陲錫壤建邦衛于王室保姓受氏同

于宗盟恩禮甚渥今爾承胄緒紹茲藩屏而能事上欽
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于朕聽實惟汝嘉
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以茅土之封加以服秉之
數誕頒丕册以綏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
院上騎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
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崔象先持節册命爾
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篤于好德自克顯光忠于戴
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乾順受册

其臣梁乙逋者擅權逆命方以蘭州寨門藉口不遣謝使不賀坤成其秋遂寇鎮戎軍蘇轍上疏曰臣見西戎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一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沮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招納即服使介相尋臣禮甚至今年夏初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歸復巢穴朝廷方事安衆接以君臣之禮加以策命之恩遣使厚賜金幣戎狄獸心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坤成賀使亦遂不

至聞者不憒臣切惟當今之務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敵情所在定制敵之長算則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棟戩世効忠力非諸蕃可比乃者老病其相阿里庫擅國事大將果莊及温希新等皆懷不服阿里庫欺罔朝廷自稱棟戩嗣子朝廷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禍自此起阿里庫知失衆心虐用威刑而果莊自謂與之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悦夏人乘間折節下士先與阿里庫觧仇結懽令轉説果莊舉兵

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寇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敢狂言以動朝廷向若阿里庫來告嗣朝廷遍問星多保忠等以誰實當立若衆許阿里庫則既立後衆心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棟戩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庫僥倖之命果莊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揺且數年來朝廷厭兵羌中察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和點集人馬大城四關仍去來年當築龕谷聲勢既暴寇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由此此致

寇之端由也先帝因梁氏篡逆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為怨至深計其思報未一日忘也陛下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休民息兵亦非本意矣假令犯順固必有辭令賜之册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為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義之節朝廷此舉于義甚長而羌寇無謀遂肆傲桀内則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鬬志易以立功雖棄捐金帛封殖寇仇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别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

謂之得計此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
諒祚天賦兇狂輕用其衆然國力小微終以困斃今梁
氏又非元昊諒祚之比意謂之聖恭默守成無意用武
可肆無厭蘭會諸邊備益兵練將則羌人心乖本計不
過秋冬小小跳梁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守邊無失則
欵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
忍此敵情之所在也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
意無以折其奸心願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大意畧曰

夏國自諒祚喪亾先帝舉兵弔伐既絶歲賜復禁和市羌人窮守沙漠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閒此一方遂勑諸道禁止侵掠近寨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朕念孤童幼弱部族擕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何以威服羌豪保有疆土朝士大夫咸謂其心反覆必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于道而狼

子野心餉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
而不以臣禮報朕將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
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弑戮是以弭兵安衆
未議攻討然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江諸將飭勵
兵馬廣為儲跱敢有犯塞即致無赦臣料此命一出羌
人愧喪雖未即欵服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
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百倍求和
之請其至必速此倒敵之長算也臣聞朝廷近已添屯

兵將增廣通儲議絶和市使熈河帥臣招來阿里庫果莊温希新星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然一事似非臣得言者但蒙國恩不敢不盡昔熈寧元祐間行政雖不便民然先帝濟之以威事無不舉今朝廷行政善矣然刑政不明中外弛墮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庫欺罔之奏授以節制此則當時宰相樞密副使苟簡無謀之罪也近涇原賊馬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斥堠不明

備禦不及熈河賊退屢月而殺傷焚蕩之奏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忠朝廷之罪也陛下何不取去歲與議大臣在位去位皆奪一官至于兩路將帥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知畏憚令陛下未能正臣而望西羌畏威不可得矣三省樞密院即請發兵奏曰夏自秉常告喪既予恤其國又封册其子賜與甚厚國中部落老幼懽躍不謂彼強國弱猶有異意風聞乾順不治國事有凌伊特布者擅權立威凡故主近親及舊任事人多為所害

以為居邊塞無事則奸謀不成故輒犯邊以請地為名不遣賀坤成節謝封册使反覆邀乞别懐二三若不加誅無以示威邊徼上獨以天下為度開其自新遂下詔曰夏國國亂主幼所以犯邊及不遣使賀謝皆由強臣凌伊特布等擅權逆命陰有異圖即非其主與國人之罪豈可遽興討伐使向北之人例遭誅戮宜令諸路帥臣無得先起事端其所發兵馬屯次邊界如特布等能翻然改圖忠事其國効順朝廷本國王章通貢特許收接

與之自新若終犯順即令諸路乘便深入務在外鋤首惡不得濫及無辜內首領素不附乙逋欲自拔來歸及乙逋同黨有能附順者聽所在以聞其後夏人雖時寇邊頗不得志始遣使謝封冊請以所給四寨易蘭州塞門密院進擬回答詔意以為不可許上從其議先以歲賜賜之詔曰夏國主省所奏昨差人赴延州許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還四處寨交換寨門蘭州兩處地實在朝廷酌中裁決事其悉爾嗣守世封虔脩貢職須屬罷

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旨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久尚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亮誠欵顧改圖之議猶有陳欵然爭事大之恭實聽裁决再惟忠順殊用嘆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于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以優恩除漢蕃土地指揮已明難從換易外所有歲賜據前詔會合候地界了日依舊令推特恩已敕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隆謹封疆嚴守之戒永思綏靖用保悠長至是遂以那遵原

而下一百四十九人歸于朝廷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